

长水集

上

谭其骧著

人
民
水
版
社

封面设计: 王师颜

长 水 集
CHANGSHUI JI
(下)

谭 其 骧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334,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1001·721 定价 3.95元

目 录

自序.....	1
秦郡新考.....	1
秦郡界址考.....	13
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	22
附：一、顾颉刚先生附说	38
二、两汉州制问题讨论书后	39
《两汉州制考》跋.....	43
新莽职方考.....	48
西汉地理杂考.....	91
《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	99
《补陈疆域志》校补	104
讨论宋代分路与张家驹书	133
附：张家驹来信	
《辽史·地理志》补正	138
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	141
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	146
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	150
清代东三省疆理志	159
《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一、直隶)	185
《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二、奉天)	191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99
羯考·····	224
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	234
记翟魏始末·····	240
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	247
——满蒙民族史之一页	
粤东初民考·····	258
播州杨保考·····	261
《播州杨保考》后记·····	297
湖南人由来考·····	300
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	361
与缪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	393
贵州释名·····	395
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	398
——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	
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	417
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	429
《渤海国志长编》评校·····	439
中国历代地名辞典四种·····	452
评《中国疆域沿革略》·····	458
《辽史》订补三种·····	464
辽史札记·····	501

秦郡新考

三百年来学者言秦郡者无虑数十家，聚讼纷如，莫衷一是。陈氏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洪氏亮吉（《卷施阁文甲集·与钱少詹论地理书》）稍有所见，王氏鸣盛（《十七史商榷》）、杨氏守敬（《历代舆地图·秦郡县表序》）都无足取，金氏榜（《礼笈》附录《地理志分置郡国考》）、梁氏玉绳（《史记志疑》）、刘氏师培（《左龠集·秦四十郡考》）因仍旧说，略无创获。钱氏大昕考经证史，深邃绵密，古今殆罕其匹，于此独执泥于《班志》三十六郡目，置史汉纪传于视若无睹，喁喁再四，终难自圆其说（《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再与谈阶平书》、《答洪稚存书》、《廿二史考异》）。姚氏鼐识解最为通达，所言皆中肯綮，惜未能勤搜博采以证实之（《惜抱轩文集·复谈孝廉书》）。全氏祖望所得綦多，惟限于初并天下时之三十六郡（《汉书地理志稽疑》）；王氏国维乃推而及于嬴秦一代所有之郡，而不免好奇穿凿（《观堂集林·秦郡考》）。近人或宗全、或宗王，皆凭臆进退，非能确证其所宗者为无误无遗也。余早岁治舆地之学，于此亦未遑深究。六年前，为浙大史地研究所编绘《中国历史地理图》，更事参订；始知前贤论辩虽勇，稽考犹疏，王固未足深信，全亦实有未尽；辄以所见，著之该图所附《图说》。诚非敢谓三百年来所聚讼者，至是遂获定论，要于旧说或不无补益。《图说》全书既久久弗克杀青，因先以有关秦郡者辑为斯篇问世。其诸郡界址，则别有《秦郡界址考》（载《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三期，本书第13页），览者可参阅焉。

内史 《汉书·地理志》，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以上内史。内史体制与外郡迥异，不在郡数内。裴骃《史记集解》误入，陈芳绩始别出。

上郡 《史记》《秦本纪》、《魏世家》，秦惠文君十年，魏尽入上郡于秦。

巴郡 《华阳国志·巴志》，周慎王五年（秦惠文后九年），秦取巴，执王以归；赧王元年（惠文王后十一年），置巴郡。

汉中 《秦本纪》、《楚世家》，秦惠文王后十三年，攻楚汉中郡，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蜀郡 《秦本纪》、《张仪列传》、《华阳国志·蜀志》，惠文王后九年，伐蜀，灭之，贬蜀王更号为侯，以陈壮相蜀；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十四年，陈壮反，杀蜀侯通；武王元年，复伐蜀，诛陈壮。《水经·江水注》，成都，秦惠王二十七年（后十四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灭蜀，遂置蜀郡。盖谓陈壮反后，改国为郡也。惟据常璩《蜀志》，则壮诛后公子恽及绾又相继为蜀侯，其时盖国郡并置；至周赧王三十年（秦昭王二十二年）绾诛，始但置蜀守。

河东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始皇本纪》，始皇即位时，秦地已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

陇西 《水经·河水注》，狄道，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

北地 《匈奴列传》，秦昭王时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按北地介陇西、上郡之间，为义渠戎故地，义渠既灭，秦始得筑长城西起陇西东讫上郡也。秦灭残义渠，据《范雎列传》事当在昭王三十五六年之际。

南郡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九年，攻楚，取郢为南郡。

南阳 《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

上党 《秦本纪》、《韩世家》、《赵世家》、《白起列传》，韩上党郡以秦昭襄王四十五年降赵（《秦本纪》作四十七年，《韩世家》作四十四年，并误；此据《赵世家》、《白起传》），四十八年入秦。

三川 《秦本纪》、《蒙恬列传》，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

太原 《秦本纪》，庄襄王四年，初置太原郡。

东郡 《始皇本纪》、《魏世家》、《蒙恬列传》，始皇五年，拔魏二十城，初置东郡。王氏国维据《穰侯列传》，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因谓秦初并天下三十六郡中有陶郡。今按《始皇本纪》五年所拔魏二十城中南有雍丘，东有山阳；《曹相国世家》、《绛侯世家》、《樊哙列传》、《汉书·高帝纪》并云二世三年攻破东郡尉于成武；陶地介在濮阳（东郡治）、雍丘、山阳、成武之间，是知东郡既置，陶必遂即并入，三十六郡中已有东郡，不得别有陶郡也。

云中 雁门 《匈奴列传》，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河水注》，云中，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此盖入秦之年。

颍川 《始皇本纪》、《韩世家》，始皇十七年，秦虏韩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

邯郸 巨鹿 《浊漳水注》，巨鹿，巨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灭赵以为巨鹿郡。按《始皇本纪》，十九年，尽定取赵地东阳；《王翦列传》，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是二郡当置于始皇十九年，酈注误。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圣水注》，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鲍丘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置渔阳郡、右北平郡；《濡水注》，始皇二十二年置辽西郡；皆指入秦之年。按《始皇本纪》、《燕世家》，秦定燕蓟在二十一年，此作二十三年、二十二年并误。

碭郡 《始皇本纪》、《魏世家》，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尽取其地以为郡县。《睢水注》，睢阳，秦始皇二十二年以为碭郡。

泗水 薛郡 《始皇本纪》，二十三年，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张守节《正义》，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睢水注》，相县，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泗水注》，鲁县，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薛郡。

九江 《淮水注》，寿春县，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按《始皇本纪》、《楚世家》、《王翦列传》、《蒙恬列传》，秦灭楚取淮南地在始皇二十四年。

辽东 《始皇本纪》、《燕世家》，始皇二十五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大辽水注》，襄平县，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辽东郡，治此；二十二当作二十五。

代郡 《始皇本纪》、《赵世家》太史公曰，始皇二十五年，秦破代，虏代王嘉。《灤水注》，高柳县，旧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虏赵王迁，以国为郡；二十三当作二十五，赵王迁当作代王嘉。

会稽 长沙 《始皇本纪》，二十五年，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湘水注》，临湘县，秦灭楚立长沙郡。

齐郡 琅邪 《始皇本纪》、《齐世家》，始皇二十六年，虏齐王建，灭齐为郡。《淄水注》，临淄，秦始皇二十四年灭齐为郡，治临淄；二十四当作二十六。《潍水注》，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

以上三十二郡，名见《汉志》，核实为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所有。

黔中 《秦本纪》、《楚世家》，秦昭襄王三十年，拔楚巫、黔中郡以为黔中郡。《汉志》缺，《续汉书·郡国志》补出，裴解列为三十六郡之一，清儒除钱氏大昕、钱氏坫、王氏鸣盛外皆因之。

广阳 《灤水注》，蓟县，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志》缺，清儒顾氏炎武主《班志》以驳酈注，全氏祖望、梁氏玉绳主酈注以补《汉志》。全氏曰：燕之五郡皆燕所旧置，以防边也，渔阳四郡在东，上谷在西，而其国都不与焉。自蓟至涿三十余城，始

皇无不置郡之理，亦无反并内地于边郡之理。且始皇之并六王也，其国如赵之邯郸，魏之殽，楚之江陵、陈、九江，齐之临淄，无不置郡者，何以燕独无之？酈道元之言，当必有据。王氏国维采全说而谓郡之果名广阳与否不可知，又列之三十六郡之外，了无理据。惟酈注二十三年系二十一年之误。

陈郡 《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按《始皇本纪》，二十三年，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陈郡当置于是年。秦于六国故都多置郡，且自陈以至平舆，实得《汉志》淮阳、汝南二郡之地，果足以置一大郡。《汉志》缺，姚氏鼐始补出，而不详其年。王氏国维谓郡名始见于《陈涉世家》，其置年当在秦之末叶；以意揣度耳，盖未尝取证于《始皇本纪》。又《楚世家》，王负刍五年，秦灭楚，名为楚郡云。全氏祖望据此谓秦有楚郡，治陈，《陈涉世家》中陈守即指此。按秦以庄襄王讳子楚，故称楚为荆，《世家》云云，当从《集解》引孙检说，名字连上读，盖谓灭去楚名，以楚地为秦郡也，而楚郡之楚，则为衍文。是治于陈之郡，仍当从《陈涉世家》作陈郡为是。

闽中 《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志》缺；《晋书·地理志》补出，而与南海等三郡同列为既并天下后所置，唐宋以来诸家皆因之。洪氏亮吉始谓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闽中之置，尚在南海等三郡之先。王氏国维又谓《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文有所略也。今按《王翦列传》系南征百越之君于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先，可证成王氏之说。陈氏芳绩谓闽中在秦未见有县，安得有郡；不知闽中秦县之所以不见记载，实由汉武帝定东越后徙其民江淮间而虚其地，建置中绝，后世遂不复可考，非秦世果无县也。

以上四郡，补《汉志》之缺，连上合得三十六郡。《秦本纪》，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即此是也。裴解释三十六郡有九原、郿、内史而无广阳、陈、闽中，《晋志》因之，唐宋以来无异说。陈氏芳绩、洪氏亮吉、金氏榜始别内史于郡数外而补以东海；全氏祖望始退九原、郿而补以广阳、陈；王氏国维始退东海而补以闽中，然王氏又退广阳、陈而补以陶、河间，是其失也。

南海 桂林 象郡 《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既置于已并天下后七年，自不当在三十六郡数之内，自裴解以来无异说。独钱氏大昕以《汉志》所载秦郡适得三十六，而三郡在其中；又以班氏东汉人，其言当可依据；遂谓秦一代建置止于此数。史公记事，皆言其大者，三十六郡非必二十六年所有，以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罢封建为郡县，此秦变古一大端，故特于是年大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不思班氏志西汉地理犹多訛漏，岂言秦制反能无？且班所脱载而明见于《史记》纪传之秦郡亦夥矣，钱又焉得一一曲容之于三十六数之内乎？

九原 《始皇本纪》，三十二年，使蒙恬北击胡，略收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又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匈奴列传》叙事略同，惟三十四县作四十四县。此役史但言立县，不言置郡，盖文有所略，不然，不应以三（或四）十四县之多而不置郡。陈氏芳绩遂谓榆中必是一郡，即《汉志》金城、安定二郡；不知金城乃湟中羌故地，安定乃北地分郡，除濒河二三边县外，不得为匈奴故地。全氏祖望始以《汉志》之九原当之。其言曰：《匈奴传》赵有雁门、代郡、云中三郡以备胡，而九原特云中北界，未置郡也。始皇三十三年以前，其于边郡，多仍前之旧，不闻增设。三十三年，蒙恬辟河南地四十余县，盖以四十余县置九原。何以知之？徐广所谓阳山在河北，阴山在河南者，刘昭

以为俱属九原之安阳，则九原统属河南四十四县可知矣。然则九原不当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并三十六郡之内。王氏国维因其说，又曰：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自是九原之名，始见于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归幽北边，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其丧乃从并陘抵九原，从直道至咸阳，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今按纪传明言三十三年先收河南地，又渡河而北，知拓地跨河套内外；河套内外于《汉志》为五原及其分郡朔方，而《汉志》又于五原郡下明言秦九原郡，是全氏之说，断无可疑。前人皆以九原列于三十六郡之内，至是乃别出。

以上四郡，名见《汉志》，始皇三十三年开胡越置。

东海（分薛郡置）《陈涉世家》，陈王初即位，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绛侯世家》，项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汉书·楚元王传》，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高帝纪》六年记此事，东海作郯郡。东海治郯，楚汉之际亦称郯郡也。《汉志》、《续志》、裴解并脱此郡；惟《汉志》东海郡下注引应劭曰：酈元《沂水注》、魏收《地形志》皆曰秦置郯郡，《元和志》又谓秦分薛为郯，东海之称转晦。陈氏芳绩始据应说以驳正裴解，别内史于郡数外而足以郯；洪氏亮吉、金氏榜、黄氏廷鉴（《第六弦溪文集》）、刘氏师培因之。姚氏鼐、全氏祖望始正名为东海。王氏国维始断为既并天下后所析置，其言曰：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燕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六之八倍也。按王氏以东海为后置而不当在三十六郡之内可信，惟其秦置郡必为六之倍数，因谓东海与南海、九原等同置于三十三年之说则殊嫌无据。汉以五数为纪，百三郡国何尝为五之倍数乎？秦置东海之年，史无明征；《始皇本

纪》，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胸界中，以为秦东门，疑即在是年也。

常山(分邯鄲置) 自来言秦郡者皆不知有此郡。今按《张耳陈余列传》，二世元年，武臣王赵，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黠略上党；李良已定常山，复使略太原；其明年，王离围赵于巨鹿，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兹所谓常山者，既非故国名，则必与上党、太原同为郡名；其后张耳王赵，更名常山，实本于此。《张苍列传》，陈余击走张耳，耳归汉，汉以苍为常山守，从韩信击赵：明常山之称，非仅国名矣。其时汉未有常山，置守盖遥领耳。《汉书·高帝纪》，三年，韩信东下井陘，斩陈余，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常山人汉始此，或径以为置郡之年，误也。赵代之地非只二郡，史特举此以概其余。常山迤南为邯鄲，则别将靳歙自河内出北击降之（本传）；据此亦可证常山国虽为赵之更名，而常山郡之与邯鄲，固二而非一。

济北(分齐郡置) 《项羽本纪》、《田儋列传》，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羽定天下，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留侯世家》，下邳圯上老父谓良曰：后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自来以为楚汉之际所增置，独姚氏鼐、王氏国维以为秦郡。姚氏仅引史文而未能证其为郡名，王氏但据《汉书·高帝纪》六年以齐地七郡立子肥为齐王，中有济北，遂谓此汉初之郡，当因秦故。夫济北或系泛指济水以北，汉初之郡，亦有因于楚汉之际所增置者，是二氏之说，恐不足以传信。今按博阳、谷城，地皆在济水以南，而史系之济北，则济北非泛指济水以北而为郡名可知；田安下济北，在秦末六国初起时，则济北之为秦郡又可知。至《曹相国世家》，从韩信破齐，遂取临淄，还定济北郡，则已在楚汉之三年矣；盖齐并济北，仍以为郡也。

胶东(分琅邪置) 《项羽本纪》、《田儋列传》，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姚氏鼐曰：此或秦置耶，或楚汉置耶，举未可知。按项羽封

建诸王，率因秦郡之旧，则以秦置为是。王氏国维曰：今以秦四十二郡还之六国，则除六郡为秦故地，六郡取之胡越外，楚得其八，赵亦如之，燕得其五，韩、魏共得其七，齐得其二。夫齐地之大，虽不若楚、赵，以视韩、魏，固将倍之；且负海饶富，非楚、赵边地之比也。今举全齐之地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又曰：余以为三十六郡之分，在始皇二十六年，时齐国新定，未遑建置，故略分为齐与琅邪二郡，其于区画，固未暇也。迄于疆理既定，则齐尚有五郡。何以征之？曰，《汉书·高帝纪》曰，以胶东、胶西、临淄（即齐郡）、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城立子肥为齐王，此汉初之郡，当因秦故；加以琅邪，共得七郡，为田齐故地，如此则秦之疆理列国，庶得其平。今细加推寻，王氏悉举汉初齐地七郡以为因于秦故，殊未敢信。胶西名不见于楚汉。博阳据《项羽本纪》、《田儵列传》乃济北王都，是楚汉之初，其地犹属济北，安得谓秦世已分建为郡？《田儵列传》，田荣反，击项羽于城阳；王氏执此以为秦有城阳郡之证。不知此城阳乃《汉志》济阴之属县，城通作成，非郡名也。《项羽本纪》，项梁使沛公及羽别攻城阳，屠之，四破秦军濮阳东。济阴之成阳邻接濮阳，若《汉志》之城阳国，则去濮阳六百里而遥矣。城阳一名数见于汉初诸将列传，皆指此地。惟济北、胶东立国于楚汉之初，得王说益可以证其为旧都矣。齐分济北，琅邪分胶东，齐七十余城，分隶四郡，平均郡得十余县，秦之疆理齐土，已可得其平，勿庸多至七郡也。

河内（分河东置） 《项羽本纪》，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姚氏鼐曰，盖秦有河内郡也。准以济北、胶东建国因于故郡之例，其说可信。《高祖本纪》，二年，虏殷王，置河内郡，此入汉之年，非始置之年也。河内西阻王屋、析城诸山，本与河东隔绝，自成一区；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阳，秦始有其地，时东不得邢丘、怀，北不得宁新中，地狭不足以立郡，率以并属河东；其后壤地虽拓，军机倥偬，未遑建置；始皇既并天下，始依山川形

便，更加区画；此衡情度势，可推而知者。《张耳陈余列传》，二世元年，耳、余说赵王武臣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二年，章郡引兵至邯郸，徙其民河内；事皆在司马卬定河内之前。又《樊噲列传》，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王氏国维以为秦郡有河间之证。然杠里数见于《高祖本纪》、《樊噲列传》、《曹相国世家》、《灌婴列传》，迹其地望，当在东、碭之间，非河间所部，全氏祖望已辨其为误文。全疑为三川守之军，自今观之，则河内更为近是。间、内一字之讹，且密迹东、碭。若夫河间则既名不著于秦末楚汉，且远在勃海之滨，齐、赵隔于其间，焉得南军于中原乎？

衡山（分九江置）《项羽本纪》，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其建郡之年，姚氏鼐以为未可知，今从前例亦断以为秦置。《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衡山与南郡并举，盖其时已建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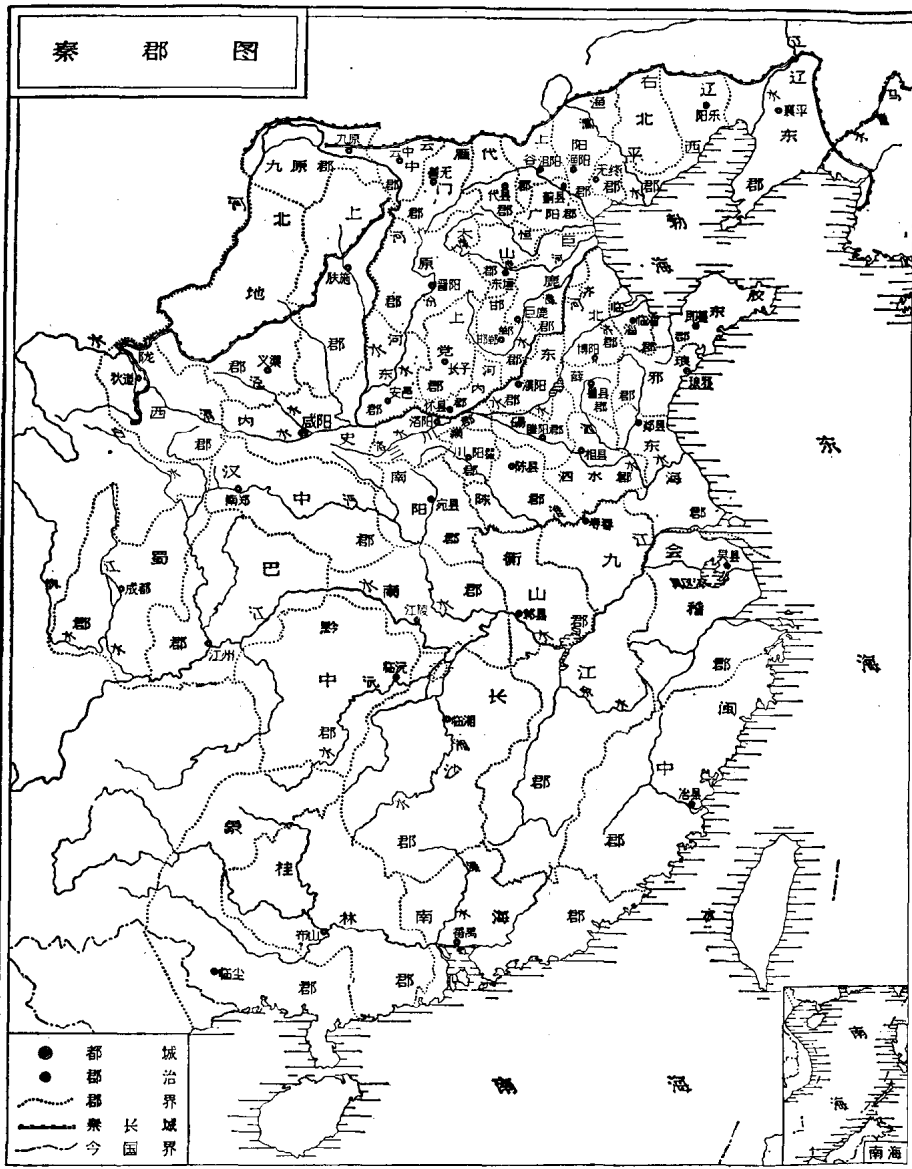
以上六郡，《汉志》缺，始皇二十六年析内郡置。

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备列如上，然非得谓秦郡必止于是数。《续志》以丹阳为秦郢郡，裴解、《晋志》因之；而清儒多以郢郡与东阳、吴郡皆不见于秦记而始见于《汉书·高帝纪》六年以封荆王，因一概断为楚汉之间所增置。夫《史记》既不立专篇以志地理，秦一代之郡，自无由悉数见于一代之史，然则马彪之言，未必遽是，亦未必定非。且项羽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中间已有郢与东阳二郡（姚鼐《项羽王九郡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刘文洪《楚汉诸侯疆域志》），是吴果后置，郢与东阳，更安见其必非秦旧郡？又《黥布传》，项籍死，天下定，布遂剖符为淮南王，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四郡除九江外前人亦目为非秦郡。今按郢元《赣水注》，南昌，秦以为庐江南部（即庐江郡之南部都尉）；是豫章果后置，庐江亦未必非秦旧也。夫考古之事，竭其能事耳。生千百年之后，上究千百年前之典章经制，史文阙略，焉得必无遗漏？多闻阙

疑，庶几其可；若必欲断言为三十六或四十八，徒见其牴牾凿枘，是亦不可以已乎？

（原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12月）

秦郡图



秦郡界址考

清儒及近人考秦郡者夥矣，纷纷聚讼于郡目之出入，建置之先后，独于界址，辄略而勿及；然二千年来郡县界划，实肇基于斯，岂可置之不究？杨守敬《嬴秦郡县图》一准《通典》，自序曰：以君卿之说较古也。余考君卿之说既不合于同时之《元和志》，且与马、班记载亦多显相刺谬者，是未必确可依据。窃谓汉制袭秦，其间增损离合之迹，往往可寻，与其轻信《通典》，孰若推本班《志》，究其因革，为差可近于事实也。爰本斯旨，悉心钩稽，详加厘订，既著之图，复为之辨，以俟世之大雅君子教焉。

内史 杨图东尽今豫陕省界，关中之地为秦王业所基，断不能割以隶外郡；秦函谷关在今灵宝县西南里许，是则豫境自灵宝以西，亦当在内史界内。杨图东南抵今陕、鄂省界，按《秦本纪》、《楚世家》，秦败楚丹阳，遂取汉中之郡。武关，应劭以为秦之南关，京相璠以为楚通上洛阨道。是自关以南，丹阳之地，亦当属汉中。

汉中 北界辨见内史，又东北今郿、郿西、白河诸县之地，杨图以隶南阳，按其地汉属汉中，秦亦当属汉中。

蜀郡 杨图西尽临邛，南不逾大渡，按《司马相如列传》：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是邛笮冉駹之地，皆在郡界内。西有邛则不止于临邛，南有笮则兼有大渡内外之地矣。邛于《汉志》为邛崃山北，邛水之域，青衣、徙二县；笮于《汉志》为邛崃山南，至于旄牛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常璩曰：